

T 2511  
8243

北後陳梁  
齊魏

倭  
幸  
傳  
一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卅  
之  
五

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爲少府丞大  
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  
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麟並以貪刻爲務百賈  
畏之異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鄉傳岐梗直士  
也嘗謂異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  
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異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  
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  
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  
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



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  
死莫不快之麟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  
殺

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  
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善弈碁嘗隨父  
候吏部尚書到漑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  
呼與碁申每有妙思异觀而竒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  
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

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  
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  
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竒績僧辯之討陸納也  
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行會裴  
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  
哉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  
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旣不捷出據  
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  
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

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二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  
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殃參預謀謨乃於  
外宣說以為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  
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  
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  
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  
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  
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  
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

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  
時論以為譖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  
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  
侯謚曰忠及葬後主自為製誌銘子秀嗣官至太子舍  
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  
史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  
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舍卒文慶聰敏  
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

自太建以來吏道䟽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  
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  
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  
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  
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委任累遷太子左衛率令入如  
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  
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  
不為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  
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

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  
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  
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持議請於京口採石  
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  
無兵從已廢其迷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  
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  
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  
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  
至憲等慙慙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

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  
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對曰如此則  
聲聞隣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為之游說後  
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拆憲  
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  
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  
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歲那可專信凡  
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勅文庶領兵頓于樂  
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  
耳目比黨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書史與施  
文慶少相親昵累遷至尚書儀曹郎朏明有口辯頗知  
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  
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為中書  
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  
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  
有所興造恒若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  
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

以陽惠明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  
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糺擿嚴急百姓嗟怨而  
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  
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  
惠景奉朝請禎明二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  
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  
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  
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人也施文慶引爲制  
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  
滔梁海鹽令父公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太建  
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  
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  
親愛後主性愚佞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  
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  
憂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以爲文武  
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  
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

範並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  
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  
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  
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  
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亡後主笑以為  
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  
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  
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  
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

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  
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  
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  
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  
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  
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僭士語並不可信  
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父計範又奏請作  
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  
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



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才害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攸之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後魏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

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菱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預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寮與諸方客臨虎圈有猛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

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  
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中郎令  
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  
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首惡  
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  
帷幪太后密賜珍翫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闔  
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  
盡皆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  
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及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  
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情并言刑政得失尋薨孝文文  
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石昌公王遇監護喪事  
贈衛大將軍大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  
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  
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祠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  
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祠五家又詔褒揚叡圖  
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  
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  
初叡女妻李冲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

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  
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  
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  
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哀經縞  
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  
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為妃  
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

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  
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為公太后崩後襲  
禮遇稍薄不復關預時事後出為并州刺史輿駕詣洛  
路幸其州人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  
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  
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  
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  
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  
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

辭孝昌中爾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  
椿並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  
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  
史時有風電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  
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  
蒲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  
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大  
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  
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  
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  
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弔  
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  
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  
歎尚之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  
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  
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  
贈鉅鹿郡君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  
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于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  
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  
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  
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  
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  
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  
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  
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

故自散爵爲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  
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  
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啓奏請降減事久  
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  
長壽乃令童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臂州以表聞北海王  
詳因百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  
云何簡用上佐遂致此紛紛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  
仲興是後漸踈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  
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虎賁稍遷至武

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益州  
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  
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  
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頗有轉授每受除設  
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寮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  
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  
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  
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以脩脩之葬父百官

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  
師爲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  
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  
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  
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空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  
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  
從者噂踏喧譁詈罵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  
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  
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

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  
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臯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  
王顯附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  
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擿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  
構成其臯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  
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罪惡鞭之一百徙  
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  
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擣蒲籌未及畢羽林數  
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  
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臯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  
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  
碩堪忍楚痛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  
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  
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  
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  
悉棄絕之以示已之踈遠焉

茹皓字禽竒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  
若爲將至彭城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

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  
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  
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  
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  
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  
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  
皓忻於去內不以踈外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皓雖  
起細微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侍  
如前皓既官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

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  
華材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淵池西採  
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  
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焉皓  
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  
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  
以馬物皓又為弟娉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  
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為婚姻也延明  
乃從之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



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時帝雖親萬機皓率常  
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  
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  
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為詳所薦常感恩高肇  
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交關相昵乃構之云  
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  
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  
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而迎皓皓徑入哭  
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

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靜徐  
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  
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  
奉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畧  
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  
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  
附元義義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鬚眉司空李冲之  
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

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趙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禮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

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

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且還  
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  
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  
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  
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  
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  
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  
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  
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

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天乃引剛  
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扳援復領御史  
中尉剛啟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  
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之解  
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  
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乂  
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

文詞見稱宣武初自主書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  
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  
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  
懌以文翰待之及元義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  
郡尋飾貌事義又大得義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  
所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儼特信  
仕之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  
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  
人人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

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  
紇秉筆承其指授尋加金紫紇機辨有智數公當決斷  
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夜還與沙門  
講論分宵達旦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  
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架書生貧  
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判  
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  
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  
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

尅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更東走兗州羊侃時為泰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紇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鄭儼字季然滎陽開封人也祖敬叔濮陽太守父籍徐州平東長史儼容貌壯麗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為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

夫中書舍人領管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嘗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爾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為其部下所殺儼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中丞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北齊

和士開字彥通信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神武聞之以爲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敏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天帝也王曰

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勅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踈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

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勅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帝屬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歔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夏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

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在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  
史之問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  
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  
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  
繼日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  
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  
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  
財用唐邕掌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

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  
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  
才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  
手後主以武成顧託之恩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  
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  
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  
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  
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社口冒以  
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



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  
胡得在諸貴行未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  
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  
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  
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使傳太后  
言曰梓宮在殯事大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  
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  
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  
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

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且謂叡等云文遙與  
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  
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  
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  
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  
諸寶翫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  
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先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  
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父常不自安不  
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得一辭

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  
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  
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  
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土開曰臣已  
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  
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  
侍中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仍加以餘珍賂之武平  
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  
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

后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  
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  
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  
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性好內  
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  
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前把  
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  
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於書侍御聽事儼遣都督馮永  
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

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  
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  
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  
王子亘並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  
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  
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爲通直散騎常侍又勅其  
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  
事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  
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

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  
請門聚斂貨財不知紀  
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  
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  
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  
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  
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  
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  
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  
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  
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爲王  
允嘗之一舉便盡士開  
深感此心爲之彊服遂得汗病  
愈其勢傾朝廷如此雖  
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  
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  
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  
多所營救旣得免罪

即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者皆非直  
道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  
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  
本蕃情狀神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  
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  
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爲  
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  
爲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相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  
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  
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  
之乾阿姊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  
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  
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  
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  
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  
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四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

通志八十五卷 齊書 卷八十五  
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差以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  
穆及穆氏定位號令萱曰太妃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  
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  
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庫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  
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比量重跡屏氣提婆嘗有罪  
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  
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  
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  
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

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開  
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  
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  
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  
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  
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  
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  
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  
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

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  
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  
提婆奔投周軍令管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  
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  
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  
那肱初為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  
庫直都督四年從討契丹及蠕蠕以躡捷見知太寧初

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阿那肱工於騎射性便僻善  
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  
相褻狎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  
食汾州定陽作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  
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  
主即位除并省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  
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  
州刺史阿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  
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在東

宮侍衛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賣獄鬻官韓長鸞憎疾良善而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阿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

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阿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國家攻玉壁彼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守漸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漸進軍使內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

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奚長樂諫曰半  
進半退戰家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  
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  
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  
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  
此言豈可信邪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  
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  
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  
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

阿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  
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阿那肱及闍寺數十騎  
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阿那肱以數千人投  
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阿那肱每奏云  
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  
所部兵馬皆散阿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阿那肱表款周  
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阿那肱  
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  
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有愚



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彊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擊  
討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肱雖作肱字世人皆稱  
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  
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鎮大賢鎮正都  
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  
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龍衣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

年和士開為庫狄伏連等矯害勅咸陽王斛律明月宜  
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祕密皆令鳳口  
傳然後宣詔勅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  
領軍總知省內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  
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讓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  
各山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  
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  
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  
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

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勅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  
云勅而徑迴取者勅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  
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並鳳約勅責之進位領軍大將  
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  
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勅喚  
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獵獨  
在御旁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  
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

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  
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  
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每吟曰恨不  
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漢賊頭不可刈草其弟  
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  
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  
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  
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  
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

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  
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  
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  
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喚入內尋詔復王爵  
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  
州并爲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  
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也每一賜與動至  
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  
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  
終於隴州刺史

唯須殺却若見武職卽所養米品亦容下之後仕隋位

佞幸傳第一

通志一百八十四

通志卷之七  
三

|| 26 ||